

Shishangmeiwen



星天 / 编著

时尚花季

少男少女生存状态

写真集



远方出版社
YUANFANG CHUBANSHE

星 天 / 编著

时尚花季

少男少女生存状态
写真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尚花季/星天编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1.1
ISBN 7-80595-637-5

I. 时… II. 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3787 号

时尚花季

星天 编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2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80595-637-5/I·337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时尚是潮流，中学生是潮流中的浪峰；时尚是风，中学生是迎风张扬的旗帜。要说这个时代变化有多快，看看中学生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敏锐，善感，但还不能完全把握自己。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让人感到时尚的气息，从穿戴、休闲到语言、思想。然而，剥去时尚的华衣，这是初涉世的中学生对生活、对人性、对爱情等等的探索。这些都是人生永恒的话题，曾经困惑着每个年轻过的成人，正在困惑着行进在路上的青少年，即将困惑着一代又一代。你尽可以说它是时尚的，其实它只是染上了不同时代的色彩。

还有，就是这本书中学生作品本身的价值。显然，这是不同于应试作文的另一套作文系统，甚至是对应试作文的挑战——没有凸现的中心思想，没有严格遵守的三段论，也没有矫饰，写的就是自己随便想的，自己的心情故事，自己的见解。一旦摆脱了课堂作文的束缚，中学生的创作力量是多么让人惊叹。这其中许许多多精彩的长短文，扣人心弦的情节，深入的思索，成熟的表达……

在闲暇的午后，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听着悠悠的乐曲，翻开这本书，你很快就沉醉其中了。

目 录

目 录

黯然高歌	(1)
天机	(3)
你梦到我了么	(32)
冬夜的礼物	(47)
黯然高歌	(54)
放心去飞	(79)
六月的天空	(81)
耶稣今年 2000 岁	(88)
快乐四月天	(92)
打饭 Tense	(97)
最后一片杨树叶	(99)
真的长大了	(101)
远行	(103)
茶余	(109)
闲书天地	(112)
我的馋	(115)
节日漫忆	(117)
屋脊	(118)
临窗	(120)
雨	(121)
风筝	(122)



目 录

放心去飞.....	(124)
糊涂宝贝.....	(127)
无言的结局.....	(129)
与爱情无关.....	(134)
邂逅.....	(143)
心动.....	(149)
迷糊.....	(157)
小 Tea	(160)
同桌的他.....	(162)
新新人类.....	(164)
片儿长.....	(166)
Panny 和 Malia	(168)
另类女生.....	(170)
缘, 妙不可言.....	(180)
糊涂宝贝.....	(191)
为了一个许诺.....	(197)
倾听.....	(199)
雷声大, 雨点小.....	(201)
浮躁.....	(203)
大侠与流氓.....	(205)
红包问题.....	(207)
我和鲁迅先生.....	(209)
时尚计钱法.....	(212)
花鸟鱼虫的一天.....	(214)
不听老人言.....	(220)



目 录

穿裙子的季节穿裙子的美丽·····	(222)
平淡是福·····	(224)
跨越第三次·····	(226)
窗帘·····	(230)
阿哲与我及成长·····	(233)
Beckham 和 Victoria 结婚了, 我没哭! ·····	(235)
会雨三萍逢·····	(237)
为了一个许诺·····	(240)
网络是不是你的家·····	(242)
当爱成为“网事”·····	(245)
NEWBOYS ·····	(255)
时尚的生日礼物·····	(258)
遭遇病毒·····	(264)
恶作剧的伊妹儿·····	(268)
我攒电脑·····	(271)
上网, 受骗? ·····	(274)
“网”事悠悠 ·····	(277)
陷进网中·····	(279)
网络是不是你的家·····	(282)



黯然高歌

天 机

这是一个中学生对生命、对死亡、对爱情、对性、对社会的思考，以他的年龄去洞察人生的复杂和存在的复杂，同时坚守一种单纯的理想……

在有形的世界之外，我有无限的追求；
在无限的生命之中，我有无尽的幻想；
在现实的情感之巅，我对你情有独钟。

—

一种强烈的，我从未感受过的震动产生了。那一定不是地震，爷爷给我讲过地震，地震是从脚底下开始的，而它是从天而降的，一开始，只是听见呼啸声，紧接着，它便向我发出了强烈的冲击波。毫无疑问，一定是一颗导弹！我看不见它，不知道它从什么方向飞来，只能感到剧烈的震动。震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它使我全身五脏六腑都在颤抖。那声音由混沌到尖锐之后，成为凝重的心跳声，眼前一片白光。耳边的巨响带动空气流猛烈撞击着我的耳膜，导弹的尖叫声最终变成了轻微的金属撞击声。我意识到我将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见任何光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也不觉得害怕。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周围的空气在刹那间变成了导离子态，除了热量之外再不具有任何特征。我感



到我每一块肌肉都在燃烧，每一根骨头都在融化。在这死亡的最后时刻，我体验到一种莫大的快感，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原来死亡是件如此美妙的事，尤其是被导弹击中。在意识存在的最后阶段隐约看见了她，玲月，在不远的地方向我走来，她的出现增加了我的快感，像性高潮一样强烈。难道玲月也参加了志愿军，和我一起死在战场上了吗？不可能……

正当我用自己仅存的几个脑细胞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听见了天堂召唤的铃声。它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我觉得听上去很像我的闹钟。

我醒了。

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我马上感到内裤中湿漉漉的一片。哼，我觉得好笑。我一股脑儿穿上所有的衣服，没换上干净的内衣。我喜欢下面这种湿乎乎、凉飕飕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性功能健全。我从来没有在梦里对不起任何人，我做的尽是这样稀奇古怪的梦，每次这种梦里都会出现玲月一个人，通常离我很远很远，穿得整整齐齐，让我难有非分之想。有一次我在半梦半醒之中又看见她，并且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做梦。我想，反正是在梦里，干什么都没伤知道，那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我从容地走到玲月身边向她提出要求。她说我没意见，不过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同我做爱。我一时语塞，想说我喜欢你却没说出来。她笑了笑，说你说不出来可不行，我不能无缘无故地同你做爱吧。我一想也对，说那就算了吧，反正这是做梦，说不定脱了衣服你是个男的呢。她说那我先走了。今天白宫又有新闻发布会，大选又有新动向。



收音机中的早间新闻打断了我的思路，美国大选还在进行之中，小布什和戈尔还在较劲，我想美国人真无聊，平平静静的非要折腾点事出来。听说还有人宣称如果自己支持的人没当选要自杀。我想那人是在寻求快感吧，我相信人在死亡的瞬间定能感受到常人感受不到的东西，那可能是一种快感，一种超越生命极限的快感。

我有点反感一个中学生对死亡问题研究这么投入，我决定不再想了，这个问题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了。我有我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比如说玲月的问题，学习的问题等等。

我没吃早餐就出去了，今天是周末，老爸老妈还在卧室里甜甜蜜蜜呢，没人理我，他们真不错，结婚十几年了，还这么有激情。记得不久之前，有一次上学忘了带要送给李小佳的生日礼物，转头回家取，家里门半开着，进屋之后听见哼哼呀呀之声，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忙跑进屋里，看见他们两个一丝不挂地在闯上做运动。当时尴尬的局面是不言而喻的，大家傻呆呆地僵持了半分钟，我最先回过神来，忙退出来，关上房门，拿着东西走了。我一点也没觉得惊奇，也没有像杂志上说的有些少年儿童无意中看见父母性生活后“对父母不能理解”“感到厌恶”，甚至“离家出走”什么，只是觉得他们太不小心，大敞着门，万一进来的不是我，出什么问题就很难说了。后来我在一本“夫妻生活指南”之类的书上（这样的书太多了，硬往眼里塞，不看都不行）看到某专家说老夫老妻应该常变化方式，增加情趣。我想他们该不是在找刺激吧。我非常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甚至还有些感激——要是他们不活动，哪儿来的我呀。

晚上，李小佳说要开生日 Party，我当然不能不去，就



打电话说晚些回家。我从电话里听出了老妈的异常，还安慰了她两句，说我真是在同学家，不信你听听，别不放心。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晚节不保”。后来我一直在李小佳家里玩到十一点，我回家的时候，两个人都在等我，在客厅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看见他们窘迫的样子觉得他们真是可爱。他们非要跟我“谈谈”。我说算了，晚了，太困了，明天我还轮值日呢。在他们心目中，我只是个孩子而已。这件事后来谁也没有再提，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这以后每次给我零花钱时总是多一两张，反而让我觉得心里不好受。不过，我对钞票这种东西是不会嫌多的，我觉得我对金钱的看法使我变得俗气。俗气就俗气吧，反正他们事业蒸蒸日上，多拿两个零花钱，用不了可以捐给希望工程嘛。



公共汽车终于开到终点站了。在上车之前我甚至都没看这是几路车。这是我的一个爱好，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不能告诉老爸老妈，他们或许会认为我有心理障碍，他们不会理解，随遇而安，在新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自己是一种体验，一种刺激。不过这次公共汽车没有把我带到一个新的地方，而是一个常来的地方——中关村。下车后没走几步，就有一个穿着旧得起毛的西服的年轻人凑上来，操外地口音。

“哥们儿，要盘吗？”

我摇摇头。

我加快步子往前走，他仍然紧跟着我，走了几十米，正当我不知如何摆脱的时候，迎面来了个穿制服的。我想总算解脱了。果然，那小子看见那个警察打扮的人，就不再纠缠我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躲开，而是迎着那个穿制服

的，凑上去：“哥们，要盘吗？保准你便宜……”

二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深情地望着玲月，跟着麦当劳里充溢的音乐唱着这首歌，观察玲月的表情变化。

“行了，行了，别唱了你。”玲月装做充耳不闻，李小佳先忍不住了，“唱得这么难听，活生生糟蹋人赵传。”

“就是，”张大川这家伙就知道妇唱夫随，“有什么话直接跟人说，别跟我们这儿装情调。”

“说？说什么？一高兴唱两句，不至于这么扫你们的兴吧。你们看人玲月多好，哪像你们这么多事。”说这句话时我还是在注意玲月的表情，看她有什么反应。我老觉着她最近对我不那么热情，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人家玲月当然好了，我们哪比得了。是不是，大川？”李小佳叫“大川”两个字的时候酸得让人直打哆嗦。

张大川在李小佳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站起来说要去买点东西，先走了。只剩下我和玲月两个人。我想他们也许是好意，给我创造一个条件，不过事与愿违，这种气氛之下，我反而觉得尴尬。

张大川是我的好朋友，李小佳是玲月的好朋友，我们每个周末都会一起出来玩玩，或者仅仅是找一家快餐店坐坐聊聊天。自从张大川和李小佳建立某种关系以后，我们的聚会就成为他们约会的掩护。我问他们你们是那种关系吗，两个人都笑而不答。最后张大川说了一句，必须要是那种关系



吗？还说我已经落伍了，有点像他妈。

有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写过一本书，叫《花季雨季》，讲的是中学生的校园和社会生活，风靡一时。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尤其是家长）迷信其中的一些故事。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小学生走路是一队一队的，中学生走路是一堆一堆的，大学生走路是一对一对的。看着张大川和李小佳手牵手走出餐厅的背影，不知作者是否会觉得自己太缺乏社会实践了。孩子们越来越了解家长，家长却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张大川这人怎么样？”玲月一直在玩吸管，将吸管像拧麻绳一样从两头拧得紧紧的，然后打个结，两边稍一使劲儿，“啪”吸管就断开了，就是被同学们叫做“麦当劳游戏”的那种，旁边已经有了一堆吸管。她直到两人走远了才停下来问我。

“怎么这么问。你不是认识他吗？”

“是，不过都是听小佳说的。我觉得世界上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喔？李小佳都说他什么了？”其实不用问，我可以想像得出来。

“这你就别管了。你跟他不是初中也同学吗？说来听听。”

说起张大川，我可是再了解不过了。玲月的问题，让我一下回忆起了初中的好多事情。老师，张大川，还有足球。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爱踢足球，学校没有场地，不让踢，我们就在胡同里踢。喜欢归喜欢，我踢得实在次，别人就不爱跟我玩。张大川说姚旺你守门吧，你挺适合当个守门员



的。他踢得巨好，老是带球攻我的门，自然一射一个准，从不虚发。我想“适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其实守门员是个挺有悲剧色彩的角色，一群小孩在一起踢球，守门的那个准保是踢得最臭而兴趣最大的。

“别岔开话题呀，我是问你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这个人呀，他这个人挺好的。他特有号召力，我们初中那会儿，他是团支书，班长说话没人听，都听他的。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公园踢球，踢完了去喝水，到一家小杂货店，汽水瓶盖还没打开，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和老板吵了起来。他说，兄弟们，大家给我个面子，咱们不在这儿喝了。所有人二话不说，重重地放下瓶子，骂骂咧咧跟张大川就出了小店。老板吓得不敢吱声，还以为遇上一群小痞子呢。

“我又没问他人缘怎么样，我问的是他人怎么样。”

“我不是说了吗，他人挺好。你干嘛问这个？你看上他了？”说完这句话，我马上就后悔了。玲月要是真看上了他，我怎么办？

“你才看上他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有点……我也说不清楚，我想问问你，我怕他和李小佳有点不妥。”

“不妥，有什么不妥？我没看出来。我觉得他们挺般配的。你是不是羡慕他们？还是嫉妒？你要是想……”我故意把“想”字拉得很长，表示寓意深刻。

这时我发现她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后面的某个地方，我顺着她的视线转过身去，看见一对二十岁模样的男女正在热烈地拥吻。并排坐着的两个人，男的托住女的腰向后倒，像是某部电影中的镜头。女的陶醉地闭着眼睛，男的动作有力却不失温柔。我看到他们的舌头激烈地搅动在一起，他们



深深地陷入二人世间，什么也看不见。

我回过头，玲月的眼睛仍然在盯着他们，那两个人的脸色叠加在一起也没有她红。她看见了我正在看她，忙收回了目光，盯着自己的杯子。她脸红的样子更添了一份妩媚，让我也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幻想之中。

神经病，人家接吻，你们激动什么呀，我仿佛听见有人这么说。

“走，玲月，我带你去个地方。”我站起来。

“去哪儿？”

“去了就知道了。”

当我们来到奥体中心的和平鸽广场时，又有几百只鸽子飞上天空，在嗡嗡的声响中，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盘旋。蓝蓝的天空把鸽子衬托得洁白灵动，把我们的心情渲染得特别好。玲月兴奋地把卧在地上懒懒的鸽子哄了起来，那些鸽子在低空盘旋了一圈，有的飞落回地面，有的飞到我们身边。一只灰眼睛的小白鸽，落到了玲月手上。

“你看，你看它多么可爱啊。”玲月喜不自禁。

“没错，是可爱。”我看着玲月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心里也美滋滋的。

玲月轻轻地吻那只小鸽子的羽毛，小鸽子转动眼珠，好像在观察我的表情，真是鬼精灵，我朝它友好地笑笑，鸽子扑腾扑腾翅膀，一下子挣脱玲月的手掌，飞向蓝蓝的天空。

“你把我的鸽子吓跑了。”她似乎很生气的样子。

“我？我哪有？”

“我看见你冲它挤眉弄眼了，你还不承认。”

